

104-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通識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04-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通識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1.	深入奧萬大	吳晟
2.	生活美學的起點	蔣勳
3.	從無知簡單美妙的開始	張讓
4.	靈潔九寨溝	艾煊
5.	作別	楊牧
6.	秋天	龍應台
7.	說「知己」	何懷碩
8.	松鼠——異邦異聞記	羅青
9.	夜雨詩意	余秋雨
10.	溪上	張漱菡
11.	老圃黃花	尹萍
12.	走過	蔡涵
13.	山間漫遊	林少雯
14.	環墟	楊佳嫻
15.	愛我少一點，我請求你	張曉風
16.	雪窗	劉墉
17.	安山岩石屋壁畫傳奇	小野
18.	窗簾	畢璞
19.	芳草天涯	琦君
20.	一滴清淚	曾麗華
21.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22.	佛鼓	林清玄
23.	蘇州筆記	吳敏顯
24.	洋葱五帖	西西

奧萬大的盛景，集高山、溪流、地熱、森林資源於一身，如果把濁水溪比做一條懸掛在台灣胸前的銀鏈子，那麼擁有濃密林木、曲流迴繞、奇石飛瀑的奧萬大，應該就是嵌鑲在這條銀鍊子上的一顆炫麗小墜子吧。

早年林務局在奧萬大森林遊樂區的規劃，確實「慧心獨具」。入口的遊客中心位於廣闊的草坪上，磚紅色與綠色的歐式建築，襯托在豔紅的山櫻花之間，顯得清爽宜人。

沿著園區簡明易懂的指標，往山裡走，可以先往遊客中心附近的瀑布區觀看。從腦寮溪上游來的水，沿地勢往下切，將岩石斷裂成梯狀分隔。水流從最上層、最高聳的石壁垂降而下，形成飛瀑；垂降的水濂，順著石壁，撞擊石壁凸出之處，又形成更小的瀑布，碎裂的、綿密的水花、水霧，映著陽光，灼灼閃閃。山澗溪水在石礫間奔流一小段，接著是分隔兩層的雙瀑、和曲折連續的連瀑。

石壁上，瀑布長年刷洗過的區域，略微呈現紅褐色，而其他不常受水氣浸濡的區域則呈灰色，兩旁攀附岩壁生長的箭竹，在水霧的潤澤下，更顯得青翠。

……我在淡水河口也是四樓的居所，設計了十二扇窗子，全部可以往外推開。我當時心裡面有點賭氣，心想：「看有誰多厲害，可以把我的河填掉！」這十幾年我住在這個河口，每天可以看到河流的漲潮退潮、黎明光線在河上的倒影，還有滿月時分月亮從大屯山主峰後面升起來，滿滿月光全部映照在河水裡。

最早朋友們來拜訪時都會指責我：

「你幹嘛住到這麼遠！找你都不方便。」

因為那時還沒有關渡大橋，得坐渡船來。可是現在他們非常喜歡過來，當他們在台北受傷的時候、覺得太過忙碌的時候、或心情煩悶了，他們覺得有一個地方可以坐下來跟我喝茶、聽一聽音樂，然後我也可以不要那麼花時間照顧他們，他們自己坐在窗口看著河喝著茶，過一會兒會說：

「我心情好了！我走了。」

大自然真的可以治療我們，可以讓我們整個繁忙的心情放輕鬆，找回自己。

我們不要忘記漢字裡有一個字是非常非常應該去反省的，就是「忙」這個字。大家寫一下「忙」，是「心」加上死亡的「亡」，如果太忙，心靈一定會死亡。

書中有個豐盈世界，但是片面的。讀書是借別人的眼睛看，讀一千本書便借來了一千隻眼睛，進入一千個不同世界。然而認知的管道不止是眼睛，我們全身上下無時無刻不在收發知識。聲音是一種知識，溫度是一種知識，氣味是一種知識，軟硬是一種知識，情緒是一種知識，這些都和文字、視覺無關，卻同時並存、一樣重要。現實是金木水火土外加眼耳鼻舌身心，是層層重重自相包裹又無限繁殖演繹的大千世界——文字竭力要捕捉解析的本源世界。這些年來，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經歷了場滄海桑田的逆轉：從幾乎膜拜人的世界，特別是文字世界和藝術世界，移情到了荒野自然。我好像從一個盒子裡走了出來，那盒子外在是我們生活的建築和機構，內在是人類自戀自大的心理。我仍愛那盒裡精工打造的世界，但除了精巧，我還要最初的那點天真未鑿和木訥渾成，我要尚未經過符號包裝的莽撞和廣闊。而且盒裡的世界只須用到一些腦細胞，盒外的世界卻動員我們五官七情身心全部的參與。我終於懂了為什麼梭羅說他每天若不在野外晃蕩幾小時就全身不舒服，為什麼他覺得市民過的是窒息絕望的生活。

九寨溝，陰晴晦暝，四時景色不同。山美，樹美，雲美，雪峰美，瀑布美。最美的是大小小串珠般的，一百一十四個梯級湖泊。這些有靈性的神秘小湖，來自天上，流注到距我們頭頂三千公尺的高空，凝匯成令人看了心跳的明潔聖湖。

湖水，清澈見底，潔淨無染，透徹明亮，但又不是單純的亮白。它透明的色調，竟會是五顏六色，落彩繽紛。

水晶無影。九寨溝的湖水，和水晶同質，無論多麼深，都可窺透湖底。水草有生命，水底岩石也有生命。就連原始林中枯死後沉入湖中的樹木，也起死回生，在湖水裏重新獲得了生命。

天下湖泊多矣，但一湖之水難分兩色。惟九寨溝的這些小湖極為奇妙，一湖晶亮的水，竟分成為好幾片互不混同的色塊。藍，綠，黃，紅。每一色，又化開來，洇染成了若干深深淺淺，透明無影的色階。藏青，寶藍，淡藍，墨綠，翠綠，淺綠，鵝黃，金黃，紫紅，桃紅。

這湖水色澤的五彩，自何而來？這些綺麗美色，並非山嶺、流雲、花樹的倒影。色階豐富的恬靜神秘水色，你，來自何方？

山的形象已經非常黯淡了，海濤月波恰似奔走的清風，在蒺藜叢中消逝。從亂石間覓得一條攀升的小路，彷彿水底的魚羣都在歌唱，唱一支藍色不可解的老歌；彷彿深夜的菊花正在悲悽地啜泣，為靈魂的游散啜泣。身邊是葛藤，是荊棘，是荒遼的空虛。

不能把握到的，我們必須泰然地放棄，不論是詩，是自然，或是七彩斑斕的情意。第一次為你放歌，為你描摹的時候，夏日的蘆葦草長得高高的，綠得正好。夕陽從磚房的窗格子間流盡；我想在泥土的芳香裏捕捉絲絲飛升的舊夢。啊，舊夢而已！我怎麼能否認那次坐在草地上看蒲公英飛散種籽的神奇，不也只是一種追憶？我怎麼能否認，當我一路吟誦你的詩句踏雨探訪一座小樹林的時候，不也是嘗試去捕捉奧菲麗亞式的瘋狂而已？那些都是我要放棄的；羣山深谷中的蘭香，野渡急湍上的水響，七月的三角洲，十月的小港口；就如同詩，如同音樂，厚厚的一冊闔起來了，長長的曲調停息了。讓我們把古典的幽香藏在心裏。

天色暗下來，下了一夜的雨。一夜濕雨打下了滿山斑斕的葉子。第二天人們醒來，發現天空陰霾晦暗，山已空，所有的葉子都在腳下。深秋了，只是一夜之間。

水汽蒸發了之後，地上的葉子因為乾燥而捲起來。葉子層層疊疊，蓋住了人們的腳。走過來走過去的腳涉在葉子裡發出嘩啦嘩啦的乾葉聲，聲音脆而響亮，使得邊走邊談的人要提高說話的音量。

樹空了，露出枝桠間一團一團鬆鬆的鳥窩，映著背後的天色，特別明顯。不再有野果可吃的鳥兒現在要開始探訪人家的陽台；陽台上，人們灑了些玉米粒，幫助鳥兒過冬。

蘋果樹上最後一粒蘋果也終於掉了下來，噗一聲，滾到池塘邊。池塘裡的睡蓮葉子早已枯黃，只是仍舊漂在水上，紅色的金魚仍舊不時從葉沿冒出來。那水，一天比一天冷，金魚的體溫也一天比一天低，牠得在結冰的池裡過冬呢。

深秋，萬木搖落，我到收割後的玉米田裡去行走。啊，也是一片生命揮霍乾淨之後的蕭索淒清，令人低頭不想說話。

但是野地裡有落下來的玉米，澄亮的玉米裹在枯黃的葉筴裡；撿了幾根，紮在一起，想帶回去掛在廚房壁上。

更暗的冬天不遠。

知己幾乎是另一個自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實上絕大多數人的一生只有若干好朋友與眾多一般性的朋友。知己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士為知己者死」。能生死相與，可見知己之稀罕。西方把夫妻比喻為兩個「一半」結合成一體；那麼，知己則是兩個「整全」重疊而相符。這樣說來，知己比夫婦更有資格稱為「天作之合」。如果既為知己，又成為夫婦，那更簡直是稀有動物，人間奇珍。

培根說向朋友傾訴心事會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可以使快樂加倍，也可以使憂愁減半。這實在也是友情的另一項了不起的價值。不過，許多人把友情誤作知己，告以個人私秘，沒料到他日疏離，變成心頭憂患。這時候便覺得防禦敵人的傷害比防禦朋友容易得多。

知己是心靈的共鳴，超越人世的利害與誘惑，而且不因世變而有絲毫動搖。親子之愛庶幾近之；但親子之愛不一定有心靈的共鳴。所以知己之難得遠在親情之上。尋覓知己跟與自己的影子對話一樣艱難。所以愛默生說，我們是世上孤獨的過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夢幻與寓言之中。梭羅更乾脆，他說，尋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為只有自己才是最忠實的朋友。

松鼠在西雅圖，卻是稀鬆平常的事。前些日子，去逛動物園，發現其中竟沒松鼠這一欄——因為，到處都是，不值得驚怪。

我住的地方，就住著幾家松鼠，常常跑到窗前來要花生。沒事，只要手執花生，坐在園中；口倣松鼠嚼物之聲，則不稍三五分鐘，便會有松鼠跑來；有時是一隻，有時二三隻不等。

牠們領到花生後，有的吃，有的藏，吃相非常可愛，藏法則異常狡猾。往往，你偷偷看好松鼠藏花生的地方，等一下，去挖，就會發現受騙。原來松鼠一查覺有人在看，便埋頭虛晃幾招，抱了花生，另覓他處去了。

松鼠喜歡把花生藏在各種不同的地方——樹洞、房頂、草地、石隙等等，皆是重點。藏的地方雖然千奇百怪，可是冬天一到，白雪一蓋，牠仍能一一找到。其藏法巧妙，擇地精密，非十分十分細心，不易查出。我常常在根本不著痕跡毫無異樣的草皮中——約一個手指半的深處，發現花生。有時他還會把石頭移開，藏完之後，再移回原位，天衣無縫乾淨俐落，深得障眼法的真髓，好像寫詩一樣。

夜雨是行旅的大敵。

倒不是因為夜間行路艱難，也不是因為沒有帶著雨鞋和傘。夜雨會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會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遠、孤苦的處境，顧影自憐，構成萬里豪情的羈絆。

不是急流險灘，不是崇山峻嶺，而是夜雨，使無數旅行者頓生反悔，半途而歸。我不知道法顯、玄奘、鄭和、鑒真、徐霞客他們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們最強的意志，是衝出了夜雨的包圍。

如我無用之輩，常常會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鄉村旅店裏，把地圖拿出來細細查看。目光在已經走過的千里之間來回，癡想著其間在夜幕雨帳籠罩下的無數江河和高山。這樣的夜晚，我常常失眠。為了把這種沒出息的惰怠心緒驅趕，我總會在夜雨中邀幾個不相識的旅人長時間閒談。

但是，真正讓心緒復歸的，完全不是這種談話，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後的清晨，鋪天蓋地奔瀉著一種興奮劑，讓人幾乎把昨夜忘卻；又不能完全忘卻，留下一點影子，陰陰涼涼的，添一分淡淡的惆悵。

有風的日子，溪上變得躁鬧起來，呼嘯而過的風，常會帶來一團又一團的雲朵，將西下的夕陽遮沒了。於是天、地、水，便在那深灰色的暮靄中變成了一種似實而虛的霧氣，溪水激烈地翻騰著，撞擊著岸邊的石塊，那響聲就像是在痛楚的呻吟。岸邊的大樹，也在瘋狂地搖擺、嘶叫。溪上不再見到白帆的漁舟，更消失了那一片靜，代替的卻是喧擾與恐怖所演變成的寂寞。

最美的該是月下的溪色了，逢到月圓的時候，在這寧靜無人的溪水上顯影自憐。那柔和的光輝，將整個的溪面鍍上了一層銀。不，應該說，是塗上了一層銀藍色的透明霧。

於是，夜的空氣更為清新，小立溪邊，裙腳被岸邊的小草輕拂著，好像是被一隻快樂而頑皮的小精靈的手頻頻扯動，令人不自禁地發出愉悅的微笑。

往前望去，一兩艘白帆小船，又奇蹟似的出現，悠悠地、緩緩地、夢遊似地，穿過那一片銀藍色的透明霧，駛向那看不見的夢之谷去了。溪上又只剩下了一片靜、一片柔、一縷縷淡淡的水草香。

置身在這明月清風的靜夜裡，我萌生了濃濃的詩意。

我們的菜園，這時候看來很有規模了。向日葵已經長到兩公尺高，開出來的花像一張張圓圓的大臉蛋——簡直大似臉盆！番茄長成矮樹，杈枒交錯。萬聖節前，女兒買了一隻南瓜來挖空做南瓜燈，順手埋了幾顆瓜子下地，誰知它生發得旺盛非常，瓜蔓順南北兩端爬出園來，高擎亭亭如蓮的葉子，托舉出毛茸茸的鵝黃色大花，一座園子頓時瀰漫著一股說不出的豐實喜氣。

猛然想起中學時讀《老殘遊記》，有「老圃黃花」一詞。聽老師說北方多油菜田，開起花來一片金黃，當時悠然神往。小時候母親也曾在竹籬邊種絲瓜，不知怎的，那瓜實累累、花葉田田的景象在我看來總像是童話世界，幸福美滿得讓人不敢當真。我曾徹夜不眠想把那種感覺寫下來而終不成功。

現在我知道，老圃裡的黃花不一定是油菜花，當然也不一定是絲瓜花。除了向日葵和南瓜外，黃瓜花是黃的，哈密瓜花是黃的，番茄花、大白菜花、青江菜花，橄欖菜花，以至於老掉了的花菜的花，莫不是黃的。黃花，實在是菜園花的主色。

鄰舍老翁坐在他家陽台上喝茶看報，俯望這片嬌黃嫩綠，時時對躬耕中的我點頭以示嘉許。兒子則期待著豐收。

春天的校園，另有一種不同的美。彷彿樹都飲多了春光，你瞧，每一片葉子都鮮碧可人！那種無可掩抑的青綠，直逼眼前，好像正告訴你：「春天就在這兒。」

清晨的時候，我愛在校園裏散步，椰子樹是迎風招展的旗。我踩著軟軟的綠地，草尖上的露珠紛紛跌落，幾乎沾溼了我的鞋襪。我走過去，只為著探看白千層那層層柔軟的心。古老的文學院，紅磚晦暗，但在綠樹的掩映下，它散發著樸實典雅的氣息。不論歲月如何紛爭，它靜靜地立在那兒，守著傳統和智慧，在時光的長流裏，它成了溫馨的象徵。

有時起得更早，整個校園少有行人，好似空曠了許多，它靜謐如詩。我喜歡這樣，彷彿自己是唯一的主人，我走過這、走過那，向每一棵樹打招呼，而花兒也爭相以笑臉迎我。

天天，我總要跑到校門口，刻意去瞧瞧那長得高大且樹姿優美的阿勃勒。他們怎麼還不開花呢？老讓我覺得心中怏怏。想起暑假時，樹上全掛滿了成串黃亮亮的花朵，花瓣竟薄似羽翼，風一吹來，就紛紛飄落，遠遠看去，真好像是下了一場黃金雨。滿地黃花堆積，誰人忍心踐踏呢？只怕每一舉步，都要遲疑。那是何等美麗的哀愁啊！

爬上那上山堵嘴，下山堵背的高坡，穿過兩旁林木森森，姑婆芋葉大如斗的坡路，眼前豁然開朗，迎面一排山櫻花開得如火如荼，近看向下開放的每一朵紅花，都像低頭跟我打招呼似的，忍不住要回應一聲：「大家好」，四周的氣氛一下子被感染得歡樂起來。

最令人驚艷的，是向前望去，一片開闊，藍天白雲映著淡水河和觀音山，那景色美不勝收。觀音溫柔的側臉飽滿莊嚴，線條溫婉而柔美，清秀而空靈；淡水河更顯現浩浩湯湯，奔流入海不回頭的氣勢，兩相對照，剛柔並濟，令人目不轉睛。

一路行來，山間小徑春意盎然，不禁令我想起近日讀「古文觀止」，柳宗元先生所寫「鈷鉬潭西小丘記」中有一段文字寫道：「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潐潐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其情境與這趟山間漫遊不謀而合。

春日漫遊，山青水秀，百花繽紛，真是開懷暢意。

師大一帶，恰好把臺大汀州路溫州街，以及另一邊的永康街青田街聯繫起來，像小徑分岔的花園，複雜的彼此相鄰相通的路徑，二月，桂花竟然都開了，細玉，游香，某堵牆裡溢出的是紫花蒜香藤，牆根下是通泉草和蒲公英，花盆邊緣冒出馬纓丹，有時候也可以見到日式房舍改建公寓但是被保留下來的麵包樹，亞歷山大椰子或油杉。還有並不群聚，然而春天來的時候總是如此醒目的山櫻，梅花，木蘭，珊瑚薊桐。

植物的色光與姿態，季候的提醒，它們每年更新彷彿長存。其實我當然是在這裡領略過無數次美的消滅，尤其是日式房舍的敲平改建，速度之快，好像那只是轉換頻道。人的記憶亦不可靠，師大路漢堡王兩三年前是幼稚園，那時我早已在這一帶生活，現在卻怎樣也勾不起任何一點什麼幼稚園的影像了（我曾是這麼自負於記性）。刷洗得如此徹底，這城市或許不預備讓我有留情的可能，而生活於其中的我，竟然也不知不覺地，逐漸被取消了這項能力嗎？我將同化為這城市流水般翻頁洗牌的性情的本身嗎？

愛我少一點，因為“我”並不只住在這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中，並不只容納于這方趾圓顱內，請到書頁中去翻我，那裏有締造我骨血的元素；請到鬧市的喧嘩紛雜中去尋我，那裏有我的哀慟與關懷；並且嘗試到送殯的行列裏去聽我，其間有我的迷惑與哭泣；或者到風最尖嘯的山谷，浪最險惡的懸崖，落日最淒絕的草原上去探我，因為那些也正是我的悲愴和歎息。我不只在我裏，我在風我在海我在陸地我在星，你必須少愛我一點，才能去愛那藏在大化中的我。等我一旦煙消雲散，你才不致猝然失去我，那時，你仍能在蟬的初吟，月的新圓中找到我。

愛我少一點，去愛一首歌好嗎？因為那旋律是我；去愛一幅畫，因為那流溢的色彩是我；去愛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痕是我；去品嚐一罈佳釀，因為罈底的醉意是我；去珍惜一幅編織，那其間的糾結是我；去欣賞舞蹈和書法吧——不管是舞者把自己揮灑成行草篆隸，或是寸管把自己飛舞成騰躍旋挫，那其間的狂喜和收斂都是我。

坐對一窗雪，如同坐對一卷書。瑩潔的雪地是「澄心堂紙」，四周的窗櫺是「文武邊欄」，蒼勁的枝桠是書法字帖，至於紛紛飄落的雪花，則是灑在紙面的「金湫銀粟」。

於是窗外也是書，窗內也是書，窗外是孫康可以讀書的雪映，窗內是清明澄澈的心靈，大地無比地寧靜，即或不讀書的人，也何嘗沒有幾分書意？

當然雪窗下也是最適於談心的，「風雨故人來」怎比得上「風雪故人來」。噴著白煙，抖落滿身雪花，引進內室，圍一爐紅泥小火，飲一盅綠蟻新醅，剪一盞西窗燭，對一片萬里寒光，只覺得天地不過一簷，斗室已成乾坤，中軍帳內笑談天下事，許多恩怨憤懣都滌入了白雪之間。

杜甫的〈漫興九首〉，有「銜泥點污琴書內」之句，書中夾的當是燕子銜的春泥；洪自誠的《菜根譚》，有「讀易曉窗，丹砂研松間之露」，寫入書卷的必是夏露；文天祥的〈正氣歌〉，有「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收入書頁的或是秋風。

那麼，讓我們輕啟雪窗吧！

飛入卷軸的，該是多麼精緻的

——一片冰心！

在我三十七歲那年，換到第三幢房子時，終於擁有了一小間用觀音山的安山岩所砌成的頂樓石板屋。這種岩石常被用來刻成廟前的石獅子和樑柱。白色的岩石內有鐵和硫，所以化合成不同的物質，有些呈現褐色，有些變黑，加上敲打磨損所造成的凹凸不平，使得每一塊岩石都具備不同的紋路和肌理。於是我們一家人各自選擇不同的繪畫工具（毛筆、蠟筆、粉彩筆）在不同的石塊上創作。

不久之後，石屋的壁上出現了非常東方的彩繪陶、射獵圖、肥驢、竹林、鯧魚、唐朝彩塑菩薩、瘦牛，也有非常西方的裸女、森林、海洋、島嶼，西洋繪畫史上出現過的各種主義都出現在不同的石塊上。

每當有朋友帶著孩子來家裏玩，我們便鼓勵他們也到石屋上挑選空白的石塊自由創作，於是不知不覺又增添了許多「名家名畫」，有些人只畫一個肚臍眼，有些人畫了一些怪獸，當然也有一些孩子只會畫漫畫和卡通上的人物，像史奴比、小叮噠。有些孩子比較缺乏想像力，就只能在石塊上寫下一些罵人的髒話，我也沒有阻止他們，只是覺得可惜。

我家客廳和臥室的冬季窗簾都是橘色的，在燈光的照射下，看來有如陽光般的溫煦，使人忘了窗外的嚴寒。這時，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正需要在家這個安樂窩中尋求安息。不論是蜷坐在沙發上聆聽一首心愛的樂曲、觀賞一卷好看的錄影帶，或者躲在被窩裏看一本動人的小說，都可說是人生至樂。這豈非窗簾之功？

窗簾不但有保持室溫和裝飾的功用，也可以製造居室的氣氛。有一次我到香港妹妹家住，我睡的房間的窗簾是鵝黃色的。每天睜開眼睛，看見窗簾透進淡金色的光線，以為是個大晴天，因而心情相當愉快。等到拉開窗簾，有時也會因為碰到陰雨天而感到失望，不過，每天醒來時的愉快，多少也抵銷了偶爾的失望。要是換了別的顏色的窗簾，便沒有這種效果了。

厚重的窗簾是寒冬的恩物。因為需要抵擋風雪，大陸北方的窗簾、門簾和棉被一樣厚，這是窗簾在實用上的價值。

夏天的白紗窗簾除了有遮光的作用外，可說是最浪漫的裝飾物。輕盈、半透明的白紗窗簾在微風中飄拂著，光影迷離，恍如一幅印象派名畫，總是引人遐想。

她的家是一幢奶油色的平房，藏在成蔭的大樹中，門前一片大草坪。車一停下，一隻肥碩壯健的狗在雨中跳躍著迎接女主人。我是個愛狗的人，拍拍牠的頭，彼此馬上建立起交情。男主人畢德遜先生開門出來，他穿著工作衣，剛從牧場回來，他說：「快進來吧，外面好冷，你看我們的春天總是遲遲不來。」一跨進屋子就好暖和，農村家庭，家家都有暖氣，美國國民生活水準之高可以想見。屋子裏佈置的非常精緻簡潔，最令人賞心悅目的是色彩的鮮明與調和。我的視線立刻被各色各樣的裝飾和小擺設所吸引了。喝完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凱蒂就帶我看她每一件精心傑作：長沙發的靠墊是用各色剩餘毛線勾的，燈罩是利用塑膠水壺剪成一個洋娃娃，畫上眉眼，貼上紅嘴唇，撒開的裙裾裏，透出柔和的燈暈。長方的腳墊是用各色尼龍舊襪勾的。花瓶、煙灰缸都是她自己油漆的。小琴几上一隻小哈吧狗，初看栩栩如生，却是咖啡色長毛絨料自製而成。小巧的盥洗室更是點綴得可愛，小洋娃、小香水瓶、小花籃，都用綠線懸掛空中，牆上是立體的剪貼。總之，每一處，都看出主婦的慧心和她廢物利用的節儉美德。

舒伯特之歌聲華溢耳。他一生譜出逾六百闕之歌曲，使你不得不唱他的歌。車行漸緩，我總是在前方黃色交通燈閃爍之際減速，自小雜貨舖與櫻花樹旁右轉入巷，多麼一種你永遠無法震撼之關係，這如歸之感。

雨停有霧。把手插在因肌膚而溫暖的口袋裏，我所渴慕的一個單一的世界，一個小小姿態，一個擁抱，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副眼鏡，一個書與信的夜晚。窗內一燈如豆恰可當一星如月。兩個孩子先後睡去。哥哥說弟弟耳朵似貝殼一般好看，唯抱怨說雖喜歡他的面目但不喜歡他的心理。弟弟高度較扶床時又增許多，忽焉說要畫畫，新鮮蠟筆不好畫，新生手足也靈敏不足。恐怕早秀也不如晚穫，記得給孩子雙足與雙翼，有根知其所歸，有翼任其翱翔。

清晨忽有鳥聲傾瀉如絲緞之落。我看見鴿子展翅朋朋往亮處飛去，無雨，這一天會繼續得很美。整個冬日我將只重複一夢；收此書時，另一薄箋翩然而落：「此書或早我而至，或晚我而至，或永遠無法抵兄之手……」書若巨石，擲地有聲。

小樹原若清淚一滴，清淚之輕，落地無聲，飄若一星，名為聖勞倫斯之淚，取其清亮。

台東大南溪的毛蟹，四月回到大海產卵，六月幼雛孵化，上溯回溪；至九月漸肥大，十月可捕抓。台灣欒樹在夏末秋初開黃花，十月結蒴果，由黃轉紅褐；原住民看到曠野上盛開的野生欒樹由黃轉紅，便記得是下溪捕毛蟹的季節。如今，道地本土種的野生欒樹，已在城市的行道兩旁穩穩地站立；尤其是秋天，黃花與紅果一齊在綠色的樹冠上燃燒綻放，火紅之姿延燒整條行路，以及行路之上清爽無雲的高空。那是台灣秋天典型的聲音，黃花與紅果隨風搖動，沙嗦作響，只有在少數人的心裏微微揚起。

十月，城市之中，夏日與秋季的分野混沌未明，秋天來臨的聲音難以傾聽；可是曠野的芒絮已悄悄結實，牠們懂得秋季是溫柔豐美又圓滿的日子，秋日的聲音內斂而細緻，時常被不肯離去的夏日尾端喧賓奪主；其實秋季是一直存在的，在溪床的曠野之間，在海岸的草澤地帶，在高山的草原和森林中準時降臨；城市之中，只有將心事結實於胸的人，才記得側耳傾聽吧！

這時，在寺廟的角落中響動了木板的啪啪聲，那是醒板，莊嚴、沈重的喚醒寺中的師父。醒板的聲音其實是極輕極輕的，一般凡夫在沈睡的時候不可能聽見，但出家人身心清淨，不要說是行板，怕是一根樹枝落地也是歷歷可聞的吧！

醒板拍過，天空逐漸有了清明的顏色，但仍是沒有聲息的，燕子的聲音開始多起來，像也是被醒板叫醒，準備著一起做早課了。

然後鐘聲響了。

佛寺裏的鐘聲悠遠綿長，猶如可以穿山越嶺一般。它深深的滲入人心，帶來了一種警醒與沈靜的力量。鐘聲敲了幾下，我算到一半就糊塗了，只知道它先是沈重緩慢的咚喻咚喻咚喻之聲，接著是一段較快的節奏，喻聲減去，僅剩咚咚的急響，最後又回到了明亮輕柔的鐘聲，在山中餘韻裊裊。

聽著這佛鐘，想起朋友送我們一卷見如法師唱念的「叩鐘偈」。那鐘的節奏是單純緩慢的，但我第一次在靜夜裏聽叩鐘偈，險險落下淚來，人好像被甘露遍撒，初聞天籟，想到人間能有幾回聽這樣美的音聲，如何不為之動容呢？

到了蘇州，所有的感覺都像用手撫摸著絲綢的細膩。

柔柔的雲天，安靜的麻石巷道，傍著上了油彩一般的河水。

我還認為，蘇州是一幅非常正統的水彩畫，縱使裝在畫框裏，仍不時有水分要渲染開，要滴淌下來。

早晨六點多鐘，天色濛濛亮。我向飯店借到一把紅色的傘，順著附近一條小河邊的巷道散步。

這巷子有著好聽的名字叫「滾繡坊」，巷道和小河有時會被一些矮小的房子阻隔。而隔著小河，另一岸即是常令觀光客留連忘返的十全街，整排賣字畫、茶具、絲巾的房子背後，和尋常民家一樣，到處都設有能夠朝外推開的後窗。小河兩岸的住戶，彼此可以隔河聊天。

在滾繡坊這邊，我是第一次走過，清晨太早，很多住戶尚未開門，不曉得做何營生。有一家開著窗子的，是做麪條的小店。

我順著石塊鋪成的巷道漫步，經過青石弄、朱進士巷、水仙弄，再穿過上班人潮的鳳凰街，進入帶城橋下塘，另一條沿海巷弄。

路上我看到兩口古井，用石塊砌著井欄。其中一口井的欄石上還雕著古雅的圖案，另一口井刻註著「光緒戊申年」，還有它的名字「流芳井」。

話該怎麼說才能讓你明白呢？我能拍攝的景物，並非我想拍攝的景物；我想拍攝的景物，卻沒有能力攝回來……。

我並非沒有看見風景，應該這樣說吧，我想拍攝的，不是這層層疊疊的江峽峯巒，祇是洪水氾濫的濤聲，祇是，這個站在船舷不聲不響的人此刻的思想；我想拍攝的，不是粉飾了的詩人的草堂，祇是圍牆外面，那個寫著「練習射靶」的小攤子，我想拍攝的那一行一行的笨拙木偶，那枚紅櫻小針破空的聲音。

不是這些林蔭深處桂花的香味、廣場上的銅像、古城樓建築羣的橫匾和對聯。我想拍攝的祇是路旁拍著手唱著歌的小孩，祇是輪渡上清晨隨風飄來的一聲早安。還有，雨及火車站。

我沒有向你提起過吧，是的，火車停站的時候，我們遇上濃密的驟雨，我的傘在行李袋裏，行李袋在運輸車上。站在我身旁那位長著鬍鬚但非常年輕的旅人說：讓我們把草帽借給你，戴上草帽再說吧。我想拍攝的，不是寬敞的火車站，祇是那雙把草帽遞過來的手。

也許你是對的，下次出外遠行，不用再帶攝影機，祇帶眼睛就可以了。